



故乡风物温暖着心灵,草木里蕴藏生命的力量,书桌引领写作者舒展个性  
遨游天地……日常离我们这么近,却可以载着我们走那么远。精神的求索永  
无止境,不妨一起——

# 组日常入诗

## 一曲魂牵梦萦的田园牧歌

□ 甘武进

“白菜那微胖的身段,永葆平民本色。从我记事起,大白菜就是老百姓的家常菜,家家户户都要在地头、场边种上一片。”“红红的萝卜,碧绿的韭菜、菠菜、小葱等,真是春色满园,应接不暇,常常不知搞什么菜好……”类似的文字如画面在每个游子眼前浮现。翻开《此物醉相思》,读来仿佛邂逅知音,让人不忍释卷。

作者是大地的呈现者,也是时间的洞察者,字里行间给了我们情感的浸润和心灵的慰藉。巍然虽然离开故乡已经30年了,但故乡的风物记忆犹新,跃然纸上。他采用白描的写法将故乡风物从记忆之河打捞上岸,村庄屋舍、花草树木、鸟兽鱼虫、春耕秋收等,都在笔下凝成了一幅幅立体的风情画,充盈着大运河韵味。

全书分为“动物”“植物”“风物”“池塘”四个部分,多维度记录了乡土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史,是一幅乡村中国的缩影,是一首精神原乡的牧歌,是一声感天动地的号子。

旧物乃时光之物,承载心灵记忆,旧时光虽成梦,依然鲜活在生命册页之上。镰刀的刀头像个弯弯的月亮。农忙麦收的时候,每家都有好几把。“没有经过

收割洗礼的镰刀,算不上真正的镰刀。”铁锄的模样似乎很特殊,身如鸭脖,头如铁铲,整个铁锄有些笨重,因为一大截儿是铸铁。使用铁锄挖地或锄草时站立着,微微向前倾着身子,如果使用不当,一会儿手上就会磨出血泡。平板车作为木质的运输工具,构造朴实而简单。“到了秋季,人们满怀丰收的喜悦把收获的庄稼从田地里拉回家,再把积攒沤制的农家肥从家里拉到地里……”石碾是所有农具中最笨重的。它常常被气盛的年轻人作为打赌比力气的对象。农闲时它被冷落在一隅,等到打麦的季节,又成为大家轮流等候的宝贝。作者说,农具中,他和石碾“感情”最深。“夏天,我儿时经常跨骑在石碾上玩耍,有时困了甚至会趴在上面睡一会儿,醒来后发现口水流在上面。”

旧物有知识、有故事、有温度、有底蕴,内涵丰富,汇集了庸常生活中的幽微光晕,在日子里充盈着深情。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比作者先成为家庭成员。“父亲对待那辆自行车,犹如对待我们一样,总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石磨历来被视为生活中的依托。人们推动磨盘时,两层石块旋转摩擦产生的力量,就很容易把小麦、玉米等粮食

磨成粉末。“现在却被抛弃了,孤寂无奈地沉寂在乡间。”它一生悠悠转动,月落日,冬去春来,磨出了人们生活中的欢乐和苦闷,也磨走了岁月的芳华……

村庄只是一个引子,更吸引人的却是作者对村庄的想象,对自我灵魂的探索。“其实,故乡之于游子的人生,又何尝不是一个车站而已。而对于车站来说,所有人都只是过客。”在作者细腻温馨的文字中,其实蕴含着一些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比如草枯叶荣、自然消长、世道轮回。“将来有一天,这个小村庄会不会从地球上消失?果如斯,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游子及孩子该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根’……城市的每一寸土地,原来也是田园。有一天,它也许还会变成田园。”

作者的笔下,有留恋,有感伤,但并没有强烈的情绪。偶尔的一点儿评论,也非常质朴,点到即止,让读者去发挥想象。“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故乡是什么?对于远离故乡的游子而言,故乡是和煦的春风,是夏天的扇子,是绵绵的秋雨,是冬日的小火炉。总之,故乡是根,是精神,是灵魂……这不仅是作者一个人的乡愁,也是一个时代的乡愁。

入书房,再一一走进读者。

全书辑录70余篇短文,皆以作者书房中的一物一景起兴,既有私密的倾吐,又有人生的感悟,它们串联起作者人生的细节,编织了一个独具风格的世界。当然,部分文中还写到了绿萝、野三七、隔年的葫芦,它们也是书房的重要角色。那些植物,被一一请了进来,它们生机勃勃,就像是作者敏感的触角,成为作者思考世事变幻与人生哲理的寄托。比如,阳台上无意长出一棵小树,它藉此诉说相遇之欢喜,生命之偶然。书房的生活全部是心灵的生活——这是冯骥才在品读岁月后一次深刻的体悟。

在作者平静的讲述里,故事驳杂又小巧,人或物深厚却不神秘。事实上,很多的时候,《书房一世界》更像是作者坐在书房的阳台上,跟你心平气和地拉着家常,说说他西晒的小窗,说说他合心的花草,讲一讲他的阅读史,聊一聊他的竹编提盒、龙山古玉,以及江西的傩面、山西的虎枕、天津的泥人、巴黎的风铃,兴来即聊,兴尽则止。旧事萦绕,在经年的光阴里慢慢游走,像老祖母的灶台,火光一会儿儿明,一会儿暗,散发出的都是岁月的温暖……

在人们的印象里,作家总是窝在书房,熬清守淡、半夜青灯地写作。冯骥才说:“远非如此,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作家的生活。”事实上,一间书房,退可抚慰心灵,进可洞悉天下,既可以文会友,也可风花雪月,它往往关乎着一个作家的气质、习惯、审美以及脾性,乃至成长史。

《书房一世界》配有近百幅图片,它们是介质,是另一种文字,方便了读者更好地走进冯骥才的书房。书很适合在安静的心境下阅读。文字温馨可亲,每读一遍,躁动的心灵就仿佛得到了一次安抚。事实上,那些经由人写出来的故事,远比人走得更远,也将更持久。诗人西川说:“尘土落在我的书架上,也是有意义的。”

“文章是案头的山水”,清代张潮的比喻实在高明。确实,一本好看的书里,往往有青山碧水,岩岸相叠;又有凤乳佳茗,群芳四溢。打开一本书,就像打开一段人生。

## 为草木立传

□ 朱宜尧

推荐图书

读李汉荣的《植物记》,常常感觉他的文字像雨水洗过一般,洗掉了“灰暗”的色调,浮躁的色调,雨水增加了色彩的浓度,色彩中又加入了雨后阳光的光泽,这就是我的阅读感受。你说童真也好,天真纯粹也罢,我更愿意把《植物记》说成“雨过天晴”的清澈、明丽,一尘不染。

《植物记》是意象的,丰富复杂的,富含独特诗意的。一根小小的、一生没见过土地的豆芽,充满了诗意与遐想;一片薄薄的银杏叶,记录了多少秋天的账目;一株战战兢兢的丝瓜蔓,它的浪漫之旅其实是生命向上的高度。

李汉荣为草木立传。那些平常的植物,草木、果蔬,我们看惯了,我们吃惯了,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可在作者眼里它们非同一般。它们都是有血肉生命的植物,有思维有思想,也有自己的理想与乡愁。作者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它们有的简短,文字像一盘小小豆芽菜;它们有的深情诗意,为了农家的一抹一抹春色,把自己挂在邻家大嫂的窗前。它们诉说着自己的过往,劝说着人类维系自然的平衡与生命的美学。

作者遵循孔子的“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训诫,结识了那么多的自然草木。人心里装着草木,装着山水,装着自然,当然就有了草木山水自然的清香气息。多读“鸟兽草木”文章,怡情养性,像《河流记》《动物记》《植物记》,能荡涤心灵,澄澈生命,激发潜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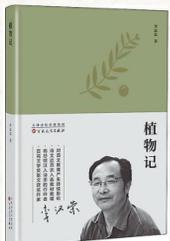
比如葫芦蔓。“它边走边想,必须把一些心事放在高一点的地方。”作家从植物生长自然方面入手,文章结构精美,像是生命的台阶,一次高于一次,一个好于一个。最终葫芦蔓不辱使命,与那轮月亮并排挂在散着木香的窗口上,终于把一些心事放在了高一点的地方。这篇文章,除了浓浓的诗意,更像是一幅清澈、明丽、恬静的乡村图景,让读者感受到生命的向上力量。

比如说银杏叶。“他呈现了一棵树一生都不会改变的童心,呈现的是植物的童心和宇宙的童心。”它闪烁着童趣、清澈、纯粹也是必不可少的。文字所呈现的大自然,甚至比大自然更清新,更有趣鲜活。

比如说树。“每一棵树都是美的,都那么好看,树是美人君子,是天生的唯美主义者。人是为自己活着的,而没有一棵树是仅仅为自己活着的,它为鸟儿、为土地、为风、为乘凉的人活着。”李汉荣的文字松弛自然、悠闲宁静。一个文人的可贵处,是遵循本心,按照自然之心,身携仁慈之心书写。张九龄诗曰:“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文字亦如此。



▲《书房一世界》  
冯骥才著  
作家出版社



▲《植物记》  
李汉荣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 地名“万花筒”

□ 王涛

在我国现代地名学发展历程中,历史地理学领域的重要学者,如谭其骧先生、侯仁之先生、史念海先生,或多或少,都有所介入。著名历史地理学者介入地名学,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历史地理研究与地名学之间有着高度密切的学科联系。历史地理研究中较为重要的疆域、政区、水系、古地图等等,乃至历史地图编绘,无一不涉及地名,而地名学依仗的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三大学科中,历史地理学涵盖了地理和历史两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以历史地理学者著称的胡阿祥,何以频频涉足地名学研究和地名工作实践,且乐此不疲。从南京十佳老地名评选,到江宁区地名文化遗产挖掘,乃至近年大火的《中国地名大会》,胡阿祥是兼具地名深度研究、实务参与和地名知识传播的学者。

这本《国是千万家》是他所著的地名普及读物,也是其主编的“如果地名会说话”系列丛书的一种。该书除开场白和结语语外,正文部分由“我家的地名有故事”“万水千山都是情”“不能忘却的纪念”“沧海桑田还家因”四个单元组成。每个单元聚焦一个主题,每个主题又从多个角度反映地名的不同面向。作者娓娓道来,普及地名知识,讲述地名背后的故事,仿佛向新朋友介绍自己,又像极了与老朋友诉说家世经历,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无形中把读者带入了地名的话题里。作为普及读物,这本书的优点显而易见。

揭示门径,授人以渔。胡阿祥先生在高校执教多年,教学经验丰富。老师的身份和对地名的热爱,使得他在书中循循善诱,不断向读者介绍地名的美好、地名的作用,引导读者去探索地名的知识世界。他先是告知读者:“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寻常街巷,名字往往并不寻常”,继而说明“如果你知道街巷的名称背后有这么多有趣的故事,走街串巷就成了游学之旅,因为你时刻在发现、在学习、在感悟”。在揭示地名与我们的密切联系后,他认为,研究地名时要避免望文生义,应养成“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从身边做起,关注家乡地名的故事;从课本做起,查考课本里地名的来历;从行路做起,行万里路,读“无字书”。

点到为止,预留空间。该书的每个单元都设有《课堂之外》《阅读链接》等栏目,内容涉及地名的读音、含义、典故、源流等内容。作者并未在正文中直接揭示答案,而往往采用提问的方式来引入或结束,如“这些地名你会读吗?”“你知道这几个地名分别是什么意思吗?”“玉门关和阳关究竟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呢?”“如果感兴趣,你也可以查查这些地名成语背后的故事。”在有限的写作空间中,为小读者提供了无限的思考。

《论语·子路》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作者深知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奥和人类认知的某种局限,因此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撰述相关内容时,坦承“自己不知为不知”。这不仅折射了写作者的严谨,也在无形中激发学生的自由探索意识,如在涉及义乌的古称“乌伤”时,指出“它的确切的含义还有待考证”。

文字优美,灵动可亲。作者有历史学、地理学、文学的学科背景,视野广阔,下笔挥洒自如。注重学术话语与普及读物的语言转换,比如在介绍山的通名“峰”“岗”“崖”“岗”时,以“山的姓氏”代之;介绍五岳时,将泰山称之为“大哥”,衡山比拟为“小妹”,无情的山体一变而为有情的兄妹,名山大川在孩子的心灵里从此多了一份亲近。善于化用网络热词,在丛书起名时,不仅用了“如果地名会说话”这样的表达,具体写作时还仿照“舌尖上的中国”,专门写了“舌尖上的地名”。行文中旁征博引,从《礼记》《尔雅》到《水经注》,从刘禹锡的《乌衣巷》到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书中的地名关涉的不单是此时此地,而是纵贯古今,沟通雅俗。凡此种种,使得该书读起来轻松畅快,令人如沐春风。

信息丰富,组织得当。作者是南京大学地名学专业的创建者之一。笔者曾读过他一卷《地名学概论》,从中窥其其对地名学学科体系的深刻把握。正因为如此,《国是千万家》信息量巨大,涵盖了地名学的方方面面,处处体现了地名学思维。从点到为止的音、形、义、位、类地名五要素,到地名用字的设计,从地名分类到地名通名,乃至地名命名原则、地名文化内涵,书中时时触及。全书由易及难,层层递进,最后更是以“地名与地名学”这样专业的标题,向读者展示地名学的发展历程和深奥独特之处。可以说,本书不经意间向读者普及了众多的地名知识,是展示作者独具个人体悟的地名“万花筒”。虽是普及读物,但读者能强烈地感受到本书涉及的地名知识的深度和广度。

以地名切入,无论是深入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密切地关注和参与现实社会,均是不错的视角。学习地名、了解地名,从某种程度上是在以独特的视角拥抱我们丰富灿烂的中华文化和鲜活生动的现实社会。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地名学近年来虽受到关注,但地名的独特价值还未被充分认识,地名学学科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笔者期待着,借由这套丛书,更多的读者能够了解地名、学习地名,品味地名“万花筒”的无穷魅力。



▲“如果地名会说话”系列之《国是千万家》  
胡阿祥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

## 案头的山水

□ 曾亮文

这些年,我越来越喜欢独处。摞下繁杂的事务,进入书房,深陷于一条沙发上,随手打开一卷书……风从阳台外边缓缓吹来,岁月有了诗意的沉醉。

书房是我的避难所,也是对互联网浪潮下快节奏生活的抵抗。“偷得浮生半日闲”,我颇为享受这些大把大把孤独的时光,方寸之间,携书为伴,来一场毫无预设的心灵之约。

书房的世界,时间是不疾不徐的。天地间,滚滚红尘,却因了书房的庇护,我可以天马行空、随心所欲,极度地舒展自己的个性。

正如冯骥才在《书房一世界》中所说,书房是他最感放松、最接近天性自然的地方。

也正是在书房里,我读完了《书房一世界》一书。那日,阳光格外灿烂,就像我阅读时的心情。掩卷思量,才发现自己终日沉浸在冯骥才的世界里。在冯骥才的书房里,一对镇尺,一支钢笔,一根扁担,一个小药瓶,一支万宝龙笔,一个印花的白釉笔筒,一叠旧手稿,一个单孔望远镜,两把拆信刀,几个小本子,几张老照片,当然,还有几面直达天花板的书柜……陈设简单却又丰富。它们普普通通,平淡无奇,时光将它俗世的气息一一剥离。它们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每个物件都有其独特的气质,蕴含着别致“风景”,一物一件里,倾注着作者的情怀,更有着生命的深邃与辽阔。

这些物件中有许多几经辗转,在某个时间抵达作者的书房,在经历目光和岁月一遍遍地抚摸后,被记录成文。那些岁月的印痕,生命的经验与复杂的心路历程通过文字得以呈现、升华。事实上,无论是蒲松龄的“聊斋”,还是梁启超的“饮冰室”,大千世界和芸芸众生总是经由文字的形式进